

謝直君著

仙域奇案

上冊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儂城奇案目錄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味來歷羣僧戲癡人 | 得尺書深宵驚異夢 |
| 第二回 | 喜重逢開尊談往事 | 慮不測舉產託良朋 |
| 第三回 | 舊馬房碧血染霜鋒 | 光孝寺金錢爭羽化 |
| 第四回 | 刳積威榴裙甘下拜 | 返故我幻夢復成烟 |
| 第五回 | 覲遺產長舌建奇謀 | 貪橫財醫生遭煽惑 |
| 第六回 | 覩屍骸醫生驚破膽 | 跟踪跡奸僧喜奇逢 |
| 第七回 | 一封書酷吏陷良民 | 三字冤律師揮辯舌 |
| 第八回 | 佈狡謀誑訛欺醫士 | 遇孤女倩影遇湘娥 |
| 第九回 | 震轟雷一霎驚癡魂 | 索返璧片言折悍婦 |
| 第十回 | 野鴛鴦花前雙濺血 | 眞冤孽海底共捐生 |

小說義

儼城奇案卷上

第一回 昧來歷羣僧戲癡人 得尺書深宵驚異夢

百年世事原朝露。祇恩怨磨難去。癡夢醒時頭已白。淒涼哀笛。飄零飛絮。夢也無尋處。儼城此日黃衫怒。除却龍泉更誰訴。珠海潮深天又暮。仇讐在眼。頭顱如許。攔向黃泉路。

調寄青玉案

列位。在下這首詞兒。雖然音調激越些。却並沒甚麼遙深的寄託。因為從來通行的說部。開場時候。大概有篇楔子。在下恐怕說來累贅。祇得胡謔幾句。將全書意思簡簡括括的括在裏頭。因是一部義俠小說。所以不免音調激越了。話不絮煩。且說廣東省城有個歸德門內有條大街。叫做四牌樓。百肆駢列之中。棧間當舖。叫做萬盛當。這一天正是傍晚時候。大街上各鋪的壁上掛鐘。都

聽得噹噹的敲了六下鐘了。起先微帶黃色的電燈。此時漸見白亮。吐出耀眼的的光芒來。看看天色就要黑了。這當兒。那萬盛當的櫃房裏頭。坐着位掌櫃先生。滿頭白髮。賽過月下的霜雪。正在那裏將一本簿子亂翻。像是遺忘了甚麼。要找起來似的。早走過一個年紀纔得三十五六的男子來。冷笑了兩聲道。猷陳。你又忘了甚麼了。我看你越發不濟了。說着。鼻子裏又連哼了兩聲。那掌櫃的經這人呵叱一番。早放下賬簿。昂起頭來。睜着一對眼。似笑非笑。蹙着兩道眉。似悶非悶。口邊兩鬢常開。額上縐痕重疊。說他喜。又不能道他憂。又不像細瞧他年紀。不過是四十多歲。却因一頭白髮的緣故。倒像是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兒。當下昂着頭發了會兒怔。又抓耳撓腮了片晌。到底想不起甚麼來。引得傍邊的人都掌不住笑了。原來那三十餘歲的男子。叫做李菊初。是萬盛當的經理。一對又小又黑的眼睛。生在一副又白又嫩的臉孔上。極是銳利。爲人最

是尖酸刻薄。那掌櫃姓陳。名叫瑞亭。因他那副尊容。生得奇形怪狀。又兼獸頭獸腦。善於遺忘。凡是和他認識的。都呼他爲獸陳。這李菊初。平日最喜歡拿獸陳來取笑。常常拿腔作勢。嚇得獸陳喪魂失魄。今天獸陳翻查賬簿。本是掌櫃先生常有的事。偏菊初就要過來干涉幾句。教獸陳一場糊塗。停會兒。獸陳忽的向着菊初說道。我因腦壞了。所以凡事不濟。但我對於業務。從來小心在意。絲毫也不敢苟且。菊初聽說。便又冷笑了兩聲道。你這獸貨。若又不小心。早也擡出去了。還容得你在這萬盛當裏吃飯。只你這廝也奇怪。你的腦筋。難道是生成這樣的麼。到底壞了多久。你還想得起來。想不起來。說着。兩只眼只管釘住獸陳。看他如何回答。那獸陳早把頭低下去。便竭力思索起來。恍惚若有所觸。霎時一陣眼花。像在大霧裏站着一般。忙又用手在眼邊亂揩。歎息了兩聲。菊初見獸陳這個形景。知道他又墮在魔障中了。便道。我告訴你罷。你在这店

裏已經有十五個年頭了。想起你初來的情事。我還歷歷在目。有一天店東引了你來。便吩咐我說。有個尷尬東西。要你留心招呼他。只性質倒是爽直的。我答應着。起先不過每月給你兩元工錢。如今遞升至每月七元。真算得優待到極頂的了。你這獸貨。還於心不足麼。那獸陳聽了。蹣跚不安。一會纔道。原來如此。每月七元。也算不了甚麼事。菊初忙說。你這糊塗東西。倒說得好自在。不是這裏。誰肯給你七元一月。別說你還是個來歷不明的人。可見你這人不是真老實。於錢財上。却犯着一個貪字的毛病。我倒說你是裝瘋裝傻咧。獸陳暗想。我真個來歷不明的麼。不過因病弄得一塌糊塗罷了。便道。你說我來歷不明。東家是知道我來歷的。我受了病的累。不淺。你還說我是裝傻。菊初對着獸陳。一陣嘻笑怒罵。已經發了。又笑說道。罷罷。我再不和你獸貨說甚麼了。此刻天色已晚。你的賬簿。也不用再查了。早點子回去好罷。獸陳聽說回去。忙將賬

簿收拾好。放在架上。口裏說是了。是了。時候到了。我應該回去的了。菊初道。我倒很佩服你。那麼一間放傢伙什物的房子。又黑又窄。七橫八豎的。都是些檯面棹脚。我們雙足踏了進去。也急忙縮將出來。你倒以爲是個安樂窩。真個不可思議。猷陳忙道。那裏現在已沒放着什麼什物的了。菊初瞧着猷陳一種猷頭猷腦神氣。異常好笑。因又說道。是的。是的。尊寓真個龍樓鳳閣。也沒這般自在。快點子回去。別給人家佔奪去了。猷陳更不答言。卽和衆人點一點頭。悄然自出店門而去。一路上低着頭。目不傍視的走着。極像一個有甚心病的。他每日走的路。原有一定。就連遲速都有一定。在路上任是碰見怎樣新奇事物。或是怎樣華冠麗服的。總是毫無感覺。所以非有特別事故。出店稍遲。他某時在某處經過。差不多天天已有一定。時鐘上的長短針。都沒那麼準。真個十五年如一日。他滿頭白髮。形狀奇怪。又極好認。所以他經過的大街小巷。有些工作

小店沒有掛鐘的。都把他當作一架會走動的時鐘看待。依著他朝出暮回的時刻。以爲動工散工的標準。今天因和李菊初說話。不免遲了幾分鐘。他走過的時候。人家都睜着眼望他。他却並不介意。依舊按着預定的路線走將起來。約莫五十分鐘光景。方纔進了西關外第九甫的一個巨宅裏。那家門首掛有一方金漆小牌。寫着江夏堂黃看官。廣東省城最繁盛地方。就在西門外西關一帶。凡是本地的豪商巨賈。以及一般大老官的住宅。多在那邊。這江夏堂黃一家。就是萬盛當東家黃碧生的公館。當下默陳右足剛跨進門內。裏頭一個老媽子。剛走將出來。迎面笑問道。默陳。你回來了。我們應該開晚飯了。默陳畧畧點一點頭兒。便自進去。剛纔過一道迴廊。待要進他住的房子去。忽聽得黃碧生的愛妾何氏叫他。默陳忙回過頭來。問怎的。何氏笑嘻嘻的道。李先生今晚會到公館來麼。默陳道。李菊初麼。他沒有對我說。我可不知道。咧。何氏笑說。

道。誰得罪了你麼。我只動問你一句。你倒氣憤憤的。獸陳却不睬他。早推開那間放什物的房子。蹣進裏頭去了。原來這何氏是黃碧生第四房的姨太太。年紀纔得二十五六。雖是中人姿首。因性格最是風騷。却很得碧生的寵愛。碧生的嫡妻和二姨太。前兩年陸續物故。目下止有三姨太和他爭寵。何氏常想擺佈他。却未得機會。那三姨太姓張。年紀和何氏差不多。平日招呼獸陳最好。說獸陳怪可憐的。何氏背地裏便言三語四。造謠興謗。說張姨太利用獸陳。將有祕密行動。這些話吹到碧生耳朵裏。便喚獸陳去申飭一頓。所以獸陳見了何氏。總覺得異常可厭。這都不在話下。且說獸陳進到那間又黑又窄的什物房裏頭來。摸得洋火。卽把小洋燈兒點着。往四下裏照了一照。方纔坐下吸烟。原來房裏頭靠着左壁鋪了一張牀。掛着的白洋羅帳。已經陳舊的了不得。鋪着的被褥也破爛不堪。一來這些東西都經獸陳寢處多年。二來房裏潮溼。東西

容易霉爛。歠陳凡事都是隨便過去的。人大約總得三年兩載。污穢到無可奈何田地。纔拿出來洗濯一次。所以弄得這個樣兒。牀榻之外。就只一張椅子。已被歠陳坐着靠窗放張小桌。此外尙有一個敝篋。兩雙破鞋。這當兒。歠陳一手支頤而坐。一手拿着支八寸來長的短旱烟管。啣在嘴裏。吸個不住。濃烟陣陣。燈光越發黯淡。歠陳却極怡然自得。像這個小房子。就專制君主的龍樓寶殿。都沒那麼莊嚴似的好。一會兒忽聽得窗外有人喚道。歠陳快出去吃飯。主人正在那裏喚你呢。歠陳聽了。慌忙放下烟管。起身徑往宅內一間大花廳裏頭來。那裏當中放着張大圓桌子。主人黃碧生之外。團團坐着七八個來客。都是來黃宅抽大煙。又麻雀的。當下見歠陳進來。一齊笑說。怎麼這個時候纔來。再遲點子。可要飯後鐘的了。歠陳瞧那桌上。肴饌紛陳。有些竟成了殘羹冷炙了。他也不客氣。只管自己坐下。低着頭吃飯。原來主人黃碧生年紀已四十多歲。

身材不高。却是個黑胖漢。滿臉堆着橫肉。額邊縐紋無數。兩撇濃眉。差不多連成。一字一對眼睛。旋轉不定。隱隱帶着兇光。嘴邊雖是滿布着于思于思的濃鬚子。因剃得乾淨。臉色原黑。倒瞧不出甚麼來。他本是連州的一個光蛋。從十八九歲出來。在省城鬼混。不是承捐。就是包賭。一直混了二十幾年。雖然沒掙下甚麼家私。却長年租下大公館住着。娶下三房姨太太。天天肥鵝大鴨。羊羔美酒。有時還要出去充闊。和西關的一般豪富往來。花天酒地。樂個不了。也算享盡非分之福。今晚在他家裏吃飯的。都是平日和他出來社會上作祟的棍徒。當下歎陳纔吃完一碗飯。早有幾個客。已經飯罷。在那裏剔牙杖兒。都走到歎陳身傍。任意嘲笑。歎陳好容易吃完飯。盪出花廳。剛要回房時。走過個新來的小廝兒。說你是姓陳的麼。歎陳道不錯。我正是歎陳。小廝忍不住暗笑。隨手遞過封信。說道是你的信麼。歎陳且不接信。忙搖手說你錯了。我是從沒有甚人

寄信給我的。小厮兒道。合宅祇你一個人姓陳。不是給你是給誰的。歎陳聽說。祇得接過來看。只見信封上面。果然是寫着西關第九甫黃宅陳瑞亭收啓的字樣。下邊反面。俱沒寫着發信人的住址。燈光之下。照見貼在封口的。是一份郵票。知道是本省城寄來的信。歎陳好不疑惑。因又問小厮。是幾時寄來的小厮道。這信是郵差纔送來的。小厮說着自去。這裏歎陳拿着信。怔了怔。纔回房來。剔亮了燈。獨自個在房中。急忙展緘而讀。只見上面寫着道。

瑞亭仁兄足下。一別十五年。迅如彈指。山河悵隔。覲面無從。僕之出亡。全爲代足下受禍之故。前事歷歷。諒猶未忘。茲者歸來無恙。渴思一見。幸卽枉駕過我。以慰契闊。尤所亟欲一詢者。僕出亡當日。曾以幼女相託。今果如何。僕在外辛苦多年。薄有所積。差堪告慰故人及幼遺家難之小女耳。僕刻寓老城內旗界花塔街門牌六十六號。卽舊都統府馬房。請速相過。不勝翹盼之

至。

弟周春圃上

某月日

瑞亭看了這信。茫然不解。又再拿來細瞧。仍是茫然不解。不要說信中所說不得而知。就是這周春圃三個字的姓名。也從來沒有聽過。那他的幼女。到底是誰。更不用說是不知道的了。呆呆的想了一會。把信子塞在衣袋裏。因又坐着吸煙。自言自語的道。這事奇。真奇。此時腦筋受了濃烟的刺激。恍惚這周春圃和自己似曾相識。又像要想起舊時的甚麼情事來。只無奈腦筋的記憶力。極是衰弱。些微有點子感覺。早又和電光一樣。飄瞥無蹤。再要接續着想下去。腦筋已是麻木不靈起來。獸陳嘆了口氣。不知不覺的站起身往外邊走。這當兒。黃碧生和一羣來客。在一個洋花廳裏。門牌九。大家團團圍住一張大理石桌面的酸枝木大桌。連碧生的四姨太何氏。都在那裏。呼么喝六。正鬧的興高采烈。獸陳信步行來。趑將進去。走到碧生身後。睜着一對黑少白多的眼。呆呆的

瞧着大家一心迷在輸贏上頭。當下竟沒有人知道獸陳已經進來。停會兒。忽然聽得有人喊道。周春圃到底是誰呢。一片聲浪傳到碧生耳。又裏簡直和一顆炸彈爆發了似的。驚得手中一張天牌都掉落桌上。霎時面色如土。四下裏亂瞧見獸陳站在自己背後。正在那裏癡癡的發怔。兩片脣翕動不已。像又要說甚麼似的。碧生方知道纔喊周春圃的正是他。立變過一副惱怒的面孔。喝道。你這厮可作死。膽敢跑來這裏。頭大呼小叫。這裏是甚麼地方。難道是由得你擅自跑進來的麼。還不快給我滾出去。這獸陳經碧生這麼一喝。方纔如夢方覺。想起自己無故高呼。致令東家疑他。促狹不禁。又是羞愧。又是害怕。一時反弄得手足不知所措。早有那些來客。瞧見碧生動怒。獸陳瑟縮。忙都說道。東家教你出去。你就出去。回你房裏安歇。還站在這裏做甚麼。一語提醒了獸陳。即時垂頭喪氣。蹭蹭蹭的自去。碧生心裏。尙兀自突突亂撞。跳躍不寧。何氏

從傍便道。這獸陳最是可惡。他獸頭獸腦。偏常要使促狹來嚇人。我也被他嚇過兩次。何氏唧唧噥噥的說着。大家早已重新入局。那裏有心聽他的話。誰知碧生自獸陳來後。想要早點子收場。心裏一急。脾風很是不競。想要恢復。竟至連戰連北。直到鐘鳴十二下。方纔罷戰收場。一時衆賓散後。碧生咬牙切齒的恨道。都是被獸陳那厮攪得我心慌意亂。所以今晚纔吃這場大虧。懊喪了一會。又暗自思尋道。那厮今晚爲怎麼忽地想起周春圃呢。這十五年來。他的記憶力。確是已經完全失掉的。那有想得起來之理。真個奇怪。不可思議。想到這裏。急忙跑往獸陳住的房子那邊來。碧生原當他是睡了。誰知窗隙尙見燈光。知道獸陳還沒有睡。悄悄趑往窗前。往裏一張。只見白髮滿頭的獸陳。兀自伏在案上。碧生推門而入。獸陳驚的擡起頭來。見是碧生。慌忙離案站着。碧生見案頭橫披着一封信子。疾忙伸手過去。像餓鷹抓物一般。拿起那張信子。獸陳

平日凡事雖極隨便。此時也有點子驚訝意思。只不向碧生奪取過來。由他展讀。碧生瞧完信子。又瞧了默陳一眼。立刻沉下臉來道。默陳這封信子。是從那裏來的。默陳道。是今晚郵差派來的。我剛纔會說出周春圃的姓名來。就是因得了這封信的緣故。但姓周的到底是甚麼人。我却不得知道。彷彿和此人似曾相識一般。只不知從那裏想。纔想的起來。我想了幾個鐘頭。再想不起。弄得腦海亂鳴。所以倦極伏案。你認得此人麼。若是認得。請你告訴過我罷。碧生一面聽默陳說話。兩眼却死釘住默陳。待他話完。便對他道。你再仔細想想。那周春圃到底是誰。他爲怎的要寄信給你。或者。此刻能想得出來。都未可知呢。那默陳聽說。果然依了碧生的話。又復聚精會神凝想起來。那知左想不來。右想不着。似大海撈針一樣。一點邊兒也摸不到。想了會兒。弄得默陳頭上的汗珠兒。自皺痕重疊的額上流將下來。不禁長嘆了兩聲道。這個悶葫蘆兒。我到底

想不破他罷了。罷了。我可再不想了。不然。我這副腦筋。難免壞上加壞。就要目下這個樣兒。可都難了。碧生聽了。心中暗喜。因和顏悅色的道。這個你。那能彀想得起來。休要枉費精神了。你從今以後。能彀斷了這妄念。最好。這封信子。現由我收藏起來。凡事。我自然會給你辦理。大約這信子。並不是給你的。因是寫錯了。收信人的姓名。所以教你白白辛苦了一場。此刻已不早了。你快點子睡覺好罷。猷陳連忙應着。是。碧生將信藏過衣袋裏。匆匆自去。這裏剩下猷陳。因是身子十分疲乏。急忙掩上房門。吹熄燈火。卽鑽入被窩裏頭。自去尋他的黃粱好夢。誰知這一睡非同小可。竟於猷陳的身體。生出絕大的變化來。你道爲何。原來夢境一層極是奇妙。不特化周化蝶。倏忽無端。適越適秦。瞬息萬里。而且有一種不可思議作用。譬如任何遺忘日久的事。或是契闊日久之人。縱令心中。腦中。不留餘影。而一旦入夢。往往前塵歷歷。笑語依然。及至醒來。因而觸